



潛在課程於教育改革校園中的應為與可為

陳伯璋／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李玲惠／台北縣立永平高級中學校長

李校長：陳院長的專業領域不只是「潛在課程」，還有「教育改革」。尤其當我們看到現在國中小這一波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陳院長也參與了當時教改諮議小組，包括有關課程規劃、課程綱要之擬定，所以我們來談一談教育改革發展到現在，「潛在課程」還受重視嗎？

陳院長：「潛在課程」和「教育改革」不是直接相關的，它本來就存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也會發現很多教育觀念、意識型態會透過教育改革做一些修改或重新出發，比如說，傳統上有政治介入教育的情形，現在則慢慢呈現透明，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干擾。過去每逢選舉的時候，學校是容易被政治團體介入的地方，但是現在漸漸地已保持一些距離，這表示是一種教育改革、一種進步。

李校長：「潛在課程」還包括一些價值觀。舉例來說，當年我很年輕就當主任，就常聽到有人說「哈！這女孩子當我們的主任？」「女孩子會做什麼？」類似這樣的話，就是性別意識的影響。其實舉這些例子，就是想如何在參與教育改革的決策過程中，重建性別意識、種族意識，老師您是否運用潛在課程，請大家重塑價值觀或意識型態呢？

陳院長：一般來講，您所提到是屬於價值觀念或制度面的問題，此外像校



園環境，一些物質的條件，包括空間的規劃、佈置、綠化、美化，則屬於「潛在課程」可見的部分；那不可見的部分就是意識型態，包括剛才說的性別議題、人權、種族的問題、階級的觀念等……這些屬於隱藏的問題。在教改的推展中，大家慢慢意識到的就是階級意識問題，整個學校的環境，不論文化層面或精神層面，都跟家庭社經背景、社會階級有相當的關係。台灣這五十多年的演變，性別的議題在意識型態方面已經慢慢消除。中央研究院蔡淑玲教授的研究發現，他們運用統計上的多元迴歸，把一些影響教育均等的重要因素，包括隱藏的因素做了一些分析，他們發現性別差距已經逐漸在縮小，種族方面就沒有像性別方面那樣顯著的改變，像原住民或是少數族群，或是像大家所知道學習弱勢的學生，包括外籍新娘的子女，階級產生的學習弱勢都沒有實質顯著的改進。至於教育改革中最沒有改進的就是階級部分，最近有一位台大駱明慶教授的「誰是台大人」，在研究台大的學生到底是什麼樣的組成。結果分析台大學生絕大部分都是中上階層的子代，而且都是都會型高中畢業的，或是明星高中畢業的。而讀私立學校的呢？家庭收入偏低的中下階層。我自己感觸較深的是，去年我們在一次獎學金審查會的時候，一年一千元的獎學金，竟有十二個人來申請，每次學校辦很多活動或者開研討會，我們需要工讀生，就會有很多人來報名，由此可以理解在教育的過程中，社會階級有愈來愈再製的情況，雖然我們強調教育機會均等，但事實上從小學至有名的雙語私立學校，都屬於中上層階級、科技新貴的子代，如果老師的價值觀也屬於看重中上階層、忽視中下階層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在言行、輔導的過程中，有意無意的選擇有利於那些中上階層學生的教學行為，結果發現從小學開始社會階層兩極化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李校長：院長在演講中曾提過「平溪經驗」，我覺得「平溪經驗」之所以值得分享，是因為師資的特性，因為老師有相當的比例來自於單親家庭，或



者成長過程較不順遂的，他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歷程，當他面對階級比較弱勢的學生族群，他會很自然的同理，其實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個部分。在學校師資的適當性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像老師的態度、語言、師生互動的模式等。

陳院長：有些教育社會學的學者說，中下階層所使用的語言、語彙大都是簡單的句子，他所使用的概念抽象化程度會比較低，愈中上階層則使用較多的修飾語、較複雜的表達方式，一般在學校評閱文章的好壞時，「平鋪直述」通常不會得到很好的分數，在成績評量上會吃虧，這就是我們心理有一種隱藏的符碼，就像基因一樣當然有些老師意識到不應該把這些因素變成不利於學生的學習，應該給他們更好的照顧，但畢竟大部分主流的價值觀、主流的教學方式在日常生活裡面，對中上階層還是比較有利。有一本書叫「Who Takes Advantage In Education」（誰在教育當中真正獲利），可以看出社會階層與潛在課程的關係，中小學生是這樣，那大學呢？大學也一樣，例如淡江教育館建築是最老舊的，比較亮麗的則是我們斜對方的商館大樓，氣派不一樣。我們旁邊的化學館，可以說是全國最好的化學系的化學館，它花費好幾億完成的，從中你可以理解人文社會是在邊陲，所花的經費也比較少。有一本書《高等教育中的潛在課程》，他就把這種情形描繪地很詳細，所以不是只有中小學才是這個樣子，連大學都是如此，作者以柏克萊大學做為例子，柏克萊校園裡法學院的建築相當富麗堂皇，每個掛在牆上的委員都是男性，所以當新生一進來，感覺女性成為弱勢，牆上的大法官照片都是男性，有意無意的塑造出「女孩子不宜學法律」的意象。你就可以看出整個大學裡的文化隱藏一些現象，所以「潛在課程」並不是因為教育改革，它本身就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現象是具體看得到的，像是校園悠美，雖然在短時間內看不到，但長期在那樣的環境下，也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且影響至深。「Learnint to Labour」這本書中指出綜合中學後段班的學生，發現到很多勞動階層的孩子來到學校，一開始就覺得學



校是不公、不正、不義的，所以對學校會有一些抗拒，蹺課、打架、滋事，希望引起大家注意，他們到最後不得不屈服，剛開始也許會抵抗——「爲什麼我注定要當黑手？」。但是到最後形勢比人強，因爲這個社會的結構、文化、價值，你就是在底層，所以社會學有一個詞叫「reproduction」，意思是「再製、再生產」，學校只是把你漂白或漂黑的一個再製機器而已。

李校長：如果學校教育有體察到這個部分，可以藉學校教育的機制去改變他們的社會經驗，所以我覺得，學校教育是可以對社會階級作一些顛覆，因爲學校是最後一個創造社會經驗的機制，如果連學校都沒有辦法去維持住這份教育理想，那大概就…

陳院長：現在教育學有一門叫「批判教育學」，就是說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和學生互動要慢慢產生一種批判的意識，不要認爲這個世間一切都理所當然，應帶領他們去做一些反省，所以這個批判的思維，是突破那種瓶頸很重要的學習方式。愈有批判意識的人，愈會覺得「爲什麼我非得這樣不可？」，他開始會想，周遭是否有很多可以改善或改變的地方，如果老師有這樣的良知、覺醒及批判意識，對教育不乏是一件好事。

李校長：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孩子所處的生長環境是我們學校教育無法影響的，例如：學生愛講三字經，經過家庭訪問你會發現可能不只有阿公，連阿媽也可能是一串的字經，所以那時候的訓導工作就不能只是告誡學生「不能講三字經」，不曉得老師你的看法怎樣？

陳院長：我覺得老師還是一個關鍵，其實你怎麼教，學生確實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以“窈窕淑女”爲例，奧黛麗赫本和雷克斯哈里遜（Rex



Harrison) 合演的「賣花女」，是由蕭伯納的劇本改編的，兩個語言學的教授在打賭，在一個貧民區劇場前賣花長大的小孩，講的一口土音土腔，看起來就是生活在低層社會，他們打賭「看誰能在半年內把這個賣花女的語言表達和舉止改變」，Harrison就說：「我半年內一定能改變她的語言表達和行為舉止」，就是描寫這樣一個改變的過程。從中可以理解到，要改變一個來自低層社會的不利因素，語言是很重要的，因為語言是文化資本最重要的工具，現今批判教育學的學者都認為語言的學習非常重要，所以為什麼最近要倡導閱讀運動，因為從閱讀、語言的接觸可以慢慢改變他們對社會、世界，有一種比較寬廣的看法，接觸不同的經驗，讓他們瞭解原來生活還是有不同的狀況，對他們觀念的塑造或成長有很大的幫助。巴西平民教育之父P. Freire，重視「成人教育」這部分，特別提到如何提升語言的素養，所以老師在學校有關語文的教學，如果給學生較好的接觸，可能會改變學生未來的生活品質。其次就是觀念方面，應該建立多元文化的價值觀，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在花蓮師院校長任內，有一次和一位奇木奇石的收藏家聊天，他說過去蒐集這些奇木奇石不用花費很多，而是在某些特殊的機緣中看到那些奇木要被當柴火燒掉，他就把它蒐集然後做一些整理，我看了他的收藏品真的是嘆為觀止，每一件奇奇怪怪的樹瘤，是大自然的傑作，很多參觀的人都讚不絕口，之後有一個日本商社的社長看到後大為欣賞，表示要不計代價購買全部的收藏品，但他並沒有答應，因為他不想讓他的孫子將來要搭飛機到日本去欣賞爺爺過去的收藏品，他說：「朽木雖然不能雕，卻可以欣賞。而且欣賞的價值，比那些成材的還貴、還有價值。」回頭來看教育，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孩子？也許某人其貌不揚、動作遲緩，各方面都很差，在某一種意義來看就是朽木不可雕，那為什麼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欣賞？他說孔夫子忘了加一句話「雖然朽木不可雕也，卻可以欣賞」，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一枝草，一點露」，天生我才必有用，像口足畫家楊恩典，最近結婚也生了一個健全的小孩。所以如果你不放棄學生，給他另一種



成長的空間，就像你去欣賞班上成績優秀的同學一樣，也許會有另外一種成就，只是沒有給他成長的信心。所以在學校老師要給學生信心，相對的，學生就會信任老師，當信心和信任連結在一起的時候，學習是無往不利的，輔導也是從這樣的基礎開始，要給小孩一些成長的喜悅和信心，或是一些成就感，不是老是打壓小孩。我過去在雄中的考試經驗，第一次數學考不及格，那是我從來沒有的經驗，結果老師說：「你們班上成績怎麼這麼差！你們以為雄中好混阿啊！」我自己看到成績也傻了，考56分不及格，後來老師的處理方式是開根號乘以十來計算，雖然56分但卻是全班的最高分。不過此後，我則開始質疑自己的數學能力，所以在成長過程中，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很深。學校的環境就應該形成一個多元化、多樣化的成長空間，教育才能正常的發展，如果永遠在複製負面的學習經驗，教育的問題當然無法解決。

李校長：我也曾看過一句話，「當孩子想學的時候，教學本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當孩子不想學，教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也就是不用談教學了。所以，我也想請教老師們「如何讓學校變成一塊磁鐵，讓孩子喜歡進學校，自然想來學習？」。

陳院長：現在「教訓輔三合一」的目的不是在「促進友善校園」嗎？這個大方向是對的，只是各方面可以再精緻化。我們強調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具體的無障礙很容易發現，至於心理層面的無障礙或友善校園，其實不容易發現，反而在愈小或鄉下的學校，友善的環境比較容易塑造；在都會地區大家比較關心的、家長所重視的，不一定和教育理想一致，故很難推行。最後則是對學生的關懷，尤其是成長中的小孩。淡江大學為例，學生的程度不能和國立大學相提並論，由於在高中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態度，而影響其學習成果。但是在大學四年中，若有兩個學期超過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就要被勒令退學，所以淡江



發展出一套診斷學習的工具，大一新生入學像做體檢一樣，檢視他的學習方法和態度，有無偏差或不足之處，再交給任課老師做參考。診斷結果發現高中的學習方法和大學不同，目前學校輔導中心的任務，就是如何減少大一新生的學習挫折，畢竟學習是生活適應最核心的環節，如何幫助大一新生有正確的讀書方法？如何和老師、同學相處？或如何善用圖書或資訊等資源，讓他們減少學習挫折，這方面，我想中小學應該更容易實施。

李校長：對於學習低成就的學生，不是沒有學習意願，而是真的聽不懂，聽不懂還要他坐在那裡確實很痛苦，老師該如何處理？

陳院長：有位老師談到以前他在台北市某一所國中的經驗，學生不想念書，該怎麼辦呢？他建議乾脆讀金庸小說好了，金庸小說寫得妙筆生花，從這種潛移默化當中，學到了語言的表達，所以有時候太強調課本的理解，對他們來說反而是適得其反。

李校長：在學校教育經驗裡面，到底有多少是高峰、成功的學習經驗呢？若能多一點成功的經驗，減少創傷及挫折，在我看來絕對比學業成績更為重要，不是他沒有能力，可能是我們無法給他一種成就感的經驗以激發他的學習意願。

陳院長：「高峰經驗」是我在書上曾提過的，以前在小時候最期待的就是遠足，老師說什麼時候要遠足，大家就一直期待那一天的到來，這個就是「高峰經驗」，學校裡的活動也該如此，「高峰經驗」的塑造可透過「文化認同」，例如日本文化裡面很重要的文化活動儀式，就是「祭」，像雪祭、櫻花祭、鯉魚祭，這是在培養集體意識，學校也可藉由製造高峰經驗，讓學生來認



同學校。在班級經營中老師也應該去經營班級的高峰經驗，讓學生在活動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共電視曾播過「城市的遠見」，它介紹日本的古川町，每年嚴冬下雪的時，會舉行一個祭典，在外打拼的鄉民都會返鄉，利用祭典時機進行各式各樣的學習；古川町原本是一個受到工業化污染的鄉村，因此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希望將來有一天在家裡的水溝都能養鯉魚，由於養鯉魚需要很清澈的水，鄉民共同努力讓河川恢復清澈，結果古川町變成日本社區再造最成功的代表，這個經驗很可貴，古川町鄉民的意識，把產業文化及教育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看了真的很感動。

李校長：我很喜歡那種「文化認同」的概念，就是每到了某個時間，大家的情感上，會共同匯聚在一個儀式或活動上，就像進香，媽祖回娘家，其實就是一種文化認同。記憶從哪裡開始，我們就回到記憶原本的那個點，學校是否可運用這種文化認同的概念，設計前在課程呢？

陳院長：再談到「潛在課程」，一方面是有形的，包括建築、空間設計、美化綠化，這幾年有一個口號叫「校園公園化」或「校園花園化」。敦化國中第一任校長吳武典，我請他把我的論文在校園作一個實驗，如不要將圖書館放在最幽靜的角落，而是放在學生必經的場所，讓學生隨時去翻翻報紙、書籍，就是將「潛在課程」融入校園的規劃中，讓它更人性化。以顏色為例，以前我在花蓮師院時，想著為何買了一堆和國中一樣的課桌椅，而且還是深咖啡色的，為何不在顏色及造型做些改變，這都和校園美化有關。

李校長：那「不可見的部分」呢？

陳院長：像價值觀念、學校文化及學生高峰經驗的塑造等，去為學生營造



一個被關懷、被關愛的環境，所以要強調師生的互動。這種學校文化不是一天造成的，大家要有心、有願景，且願意集體去努力，而最重要的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要更落實。所以「潛在課程」還是要回歸到「人」，雖然外在的環境、硬體、空間皆很重要，但仍要回歸到校長、老師、學生三位一體的關係上。

[本文出自陳伯璋、李玲惠（2005）。〈潛在課程與教育改革校園中的應為與可為〉，《北縣教育》，53：25-29。]